



大纵湖赋并序

孙晓华

丙申三月，与众友出城采风，纵湖之行，颇有感触。乡土风情，湖光之色，无不让人流连忘返，回味无穷。遂以赋之。

黄海明珠，人间翡翠。孕湿地之清嘉[1]，人文殊胜[2]；沐东方之灵润[3]，湖光俊美。桃源清澈[4]，沾东夏之富饶；地气疏明，迥沧瀛之娇媚。平湖秋月，境荟华夏之妍；芦荡迷官[5]，奇擅东方之魅。讶天然之巧构，叹人工之妙撰。

斯地人文渊薮[6]，史脉丰蕴。光耀千秋，王祥卧冰[7]之毓秀[8]；流芳百世，宋曹故地[9]之钟灵[10]。风雨桥头，常觅故乡之梦；观湖楼畔，频诉游子之情。八百年前留古邑，汪洋湖底卧景城。

美哉斯湖，水域宽广，景点丰富，有地皆绿，无处非景。湖岛缀而显奇，岛涵湖则濯净。临岸近观，湖水碧而澄澈；凭栏远眺，芦荡翠而葱茏[11]。若断若连，似兵家巧布之迷阵；或聚或散，如仙人对弈之纹枰。水若粼镜，光陆离则璀璨[12]；湖犹锦缎，波万状而晃影。

至其七子仙岛[13]，华东第一；板桥书屋[14]，江浙无双。诗文奇韵而可颂，花美秀色而可餐。波粼浪打，凌空观景之亭榭；岚烟吐雾，依水听潮之仙坛。纵湖闸蟹，美味而香寰宇[15]；宗保救母[16]，孝德[17]而誉江南。

旅游盛会，八方客来；文化佳节，四海手牵。湿地公园，全国之最；生态环境，人居典范。居则景观之房，赏心悦目；饮则天然之水，冷冽甘甜。吸则森林之氧，神清气爽；尝则有机之蟹，味美肉鲜。置身其境，乐似神仙。美哉，大纵湖。词穷笔拙，谨以习之。

- 注释：[1]清嘉：美好。[2]殊胜：特别优美。[3]灵润：雨露的美称。[4]清澈：清美，秀美。[5]芦荡迷官：大纵湖芦荡迷官，位于该湖西北部，芦荡迷官以天然芦苇滩为主，并适当进行了人工扩建和改造。迷官总面积为140905平方米，其中水面面积约为70169平方米，芦苇面积约为70736平方米。迷官内有三条主航道，平均水深约为1米，航道总长度约7650米。水域宽广，芦苇茂盛，空气清新，野鸟翔集，每至深秋，先民们刈割金黄的芦苇，久而久之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水道，极似八卦阵，入其境难辨方向。这里拥有近15万平方米的荒芜，33个岔口，66条水道的芦苇迷官而成为大纵湖景区一道靓丽的风景。以其水道之长且迷，以芦苇之密且盛被吉尼斯总部确认为“世界之最”！[6]渊薮：聚集。[7]王祥卧冰。晋王祥，字休征。早丧母，继母朱氏不慈。父前教谕之，由是失爱于父母。尝欲食生鱼，时天寒冰冻，详解衣卧冰求之。冰忽自解，双鲤跃出，持归供母。当地民间传说，故事发生在大纵湖畔。[8]毓秀：谓美好的风土孕育优秀人物。[9]宋曹故地：宋曹祖居，位于盐都区大纵湖镇。宋曹，字彬臣，号射陵（1620—1701），祖籍大纵湖宋庄，明末清初八大书法家之一，青少年时代随父母住此地，年轻时以诗书称颂乡里。明亡后，归隐盐城城南门外汤村。他的草书《双钩千字文》为书法精品，所著《书法约言》为书论名著。宋曹祖居始建于明代，距今四百多年，风残雨蚀，破损不堪，修缮一新的宋曹祖居环境幽雅。[10]钟灵：谓灵秀之气汇聚。[11]葱茏：形容草木青翠而茂盛。[12]璀璨：光彩绚丽。[13]七子仙岛：据史书记载，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，是射阳府东沙沟人（今大纵湖镇东沙沟村），著名的《为袁绍檄豫州文》便是陈琳任袁绍幕僚时所写。陈琳死后，曹操令人将其任葬于大纵湖畔，今建七子岛，修复墓冢，并同刻其他六子碑与陈墓，供后来者凭吊。[14]板桥书屋：板桥桥<1693—1765>江苏兴化人，康熙秀才，雍正举人，乾隆进士，26岁开设教馆。31岁在扬州以卖画为生，乾隆十六年，郑板桥从山东潍县任上辞官归隐。在大纵湖畔乡绅宋东皋家坐馆。板桥书屋共有三间，踏进正间是个教书堂，塑有先生教书的场景，堂内挂着郑板桥先生所作书画；左侧是书房，也留有板桥先生的一些字画；右侧是卧室，陈列着一些清代的生活用品。[15]寰宇：犹天下。[16]宗保救母：源于宗保救母的传说。沉湖说称大纵湖原为一座繁华的东景城，因突然地陷而被水淹没。1929年大旱，湖底干涸，曾发现有许多锅灶、城墙砖、铺地砖、瓷瓦罐、坛子等，还见到一根断旗杆、一眼古井，以及城墙和街道的残迹。冯湖说者考证，大纵湖由泻湖演变而来，初次成陆后为滩涂，曾有人类活动，后因海水入浸沉没，海水东退后，此处因地势低洼，形成湖泊，距今已800多年。[17]孝德：尊祖爱亲的品德。



大纵湖秋景 王铭摄

冈沟河畔红军魂

邹凤岭

郭猛不幸负伤，后来壮烈牺牲。自此，冈沟河畔留下英雄魂，一座丰碑不朽耸立于民心。自老教师那时起，高大的英雄形象就伫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。

中学毕业后，我投身军营当了兵。我所在的部队，是一支从红军长征走过来的队伍，我们的军长是红军，也是从我们连走出去的战斗英雄。那一年，老首长回到老连队，与士兵们一起生活，一起操练，一起上军事课。军长来到我们班，就坐在我的身边，问我们从什么地方来，部队生活习惯不习惯，他是那样的慈爱。我们全班的战友们围坐在一起，听老首长讲红军长征的传奇，讲当年他在朝鲜战场上带领全团将士，发扬红军优良传统，一把炒面，一捧雪，坚守阵地，顽强击退敌人数十次进攻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故事。当他听说我的家乡在盐城时，当即说起了红色盐阜的光荣史。首长说，红军长征时，有部分伤残红军被留了下来，坚持南方革命斗争，后来都成为新四军的种子。皖南事变后，在盐城重建军部的新四军，抗战在华中。这是一支信仰坚定、能打善战，传承红军意志的人民军队。听了老首长的这席话，我为红色的家乡而自豪。

离开部队后，老红军、新四军的英雄形象常常出现在我面前。家乡的土地，满眼红色尽染。二十世纪90年代初，我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时，有幸参加慰问红军老战士的活动。那一天，来到楼王镇慰问红军老战士张爷爷。老人告诉我，他与郭猛一起从湘赣红军队伍中走来，共同走过战斗的岁月。张爷爷说，郭猛是江西省吉水县人，17岁时就参加了红四军。他俩在广昌保卫战负伤后养伤时相识，红军主力长征后又一同被留在湘赣边区进行敌后

斗争。到后来，湘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。抗战爆发后，他俩随军挺进苏南敌后，参加了创建茅山根据地。峥嵘岁月，并肩战斗，一路走来，他的战友郭猛早已成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员。这位忠诚的革命战士，把自己的热血洒在了冈沟河畔，把生命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。听着老人的讲述，我们肃然起敬，他们不愧为民族的脊梁，人民的功臣。

金秋十月，我与孩子们一起重访新四军纪念馆、铜马纪念馆、新四军指挥部旧址泰山庙，接受心灵洗礼。一路走来，一路震撼，无限敬仰。在那艰难的抗战岁月里，陈毅、刘少奇多次转战冈沟河畔，率军部隐蔽在盐城西乡的沟港河汊和芦苇水滩。在与敌人的周旋中，指挥各部机动作战，取得了一个个战役的胜利。八年抗战，新四军由初建时的1万余人，发展到21万多人。仅在盐城地区，就对日伪作战2.46万余次，毙伤日伪军29.37万人。抗战中有8万多名将士、300多位团以上的将领壮烈牺牲。英雄们的战斗足迹踏遍了我家乡的每一个角落，英烈们的鲜血染红了冈沟河水。如今，红军魂铸就的铁军精神，早已渗进了这片热土，融入了家乡人们的血液里。

走在红色土地上，我赞叹于无数英烈艰苦卓绝的斗争，和那冈沟河畔红军魂所体现的崇高精神。站在高耸的烈士塔前，我倾心膜拜，深情地怀念。冈沟河水静静地流淌着，而古老的集镇与乡村已经焕然一新。烈士陵园边，青松挺拔，绿树成荫，梨园一片，果实累累。红色的家园，胜利来之不易。千年故土，百年铸就辉煌，红色信念未变。一个伟大的民族，一支强大的军队，还有高高飘扬的旗帜，那就是我们勇往直前、永不言败的指引。

相信那两滴浑浊的眼泪

胥如山

其实，我一时不予表态，也有我的难处。为私营企业打工，老板让他们来找我，其实是暗示我打发他们出去。若是老板真想捐赠给他们，一定会交代我办的。遇有这样的民间上门求捐赠的事情，老板哪有时间和心情去琢磨他们的真伪。因为每年年根岁底，这样的人会隔三岔五的来到公司。看着男人低声下气求人的难处和女人不停地在作揖，我于心不忍地说了我的真实想法，并无奈地告诉他们：“像你们这样上门要求捐赠，公司的账务不好处理呀！你们完全可以通过媒体，向社会、政府寻求帮助呀！”男人一听我如此劝他们，马上低下头，无奈地说：“这条路我们走过了，政府、社会捐的钱都花在孩子的治病上

了。此次要换肾，我们也实在是无奈，才这样的呀！胥主任，我们也不为难您，要不您去董事长那儿核实一下。实在不行，你们多少就捐点吧！”

我把文件递给了男人，无奈地摇摇头。或许，女人从我无奈的摇头中发现他们此次上门寻求捐赠的无望，她重重的“唉”了一声。刹那间，她那深陷的眼窝里溢出两滴浑浊的眼泪……

在男人往包里放文件时，我摸出口袋里随身放着以便急用的100元钱递给他，说：“老哥，公司真的不好捐。这点钱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，祝你的孩子早日康复！”

女人见我个人捐钱给他们，要不是我一把拉住她，她含泪就要向我下跪了；男人哽咽着说着：“谢谢！谢谢！我给你打个摺……”

事后，目睹此事的其他同事都说我的善良被利用了，而我始终相信，那两滴浑浊的眼泪是善良母爱的最真切的流露。生活不是舞台，女人不是演员。不逼到万不得已的地步，哪个女人愿意自己的男人如此低声下气地求人，哪个男人愿意自己心爱的女人逢人作揖……

面对善良，最好不设防！

清溪镇

曹文芳

码头上、街道上挤满了人。人一多，难免碰碰擦擦的。碰上相识的，寒暄几句；碰上不相识的，心情好，也会笑笑；火气大，就要翻白眼骂人：“瞎了眼啊！”

寂寞的小镇过半个月就这么热闹一次。丁冬的母亲裴媛媛很喜欢逢集的日子，精心拾掇一番，鲜亮地戴在街头，像一只绚丽的蝴蝶，飞在密密的人群里。

裴媛媛是粮管所的会计，是清溪镇出了名的美人，皮肤雪白，眼睛乌亮，看上去有些孤傲不羁。她的男人死在几年前的盛夏，但她看起来不像是个遭过灾的人，脸上洋溢着微微的绯红色，洁白的牙齿在玫瑰般的嘴唇间，一闪一亮的。裴媛媛挽着竹篮走在街上，许多人停下来看，她很乐意让人看，不时地迸出笑声来。她略带怪异的笑声，深深地留在了赶集人的记忆里。

丁冬不喜欢这样的日子，乱糟糟的。她喜欢清溪镇不赶集的日子，静静的。

天空还没有完全走出夜的灰蒙。丁冬站在河岸边的榆树下，对着天边一抹绯红的霞光梳着辫子。丁冬的学生哥哥丁丁蜷缩在被窝里。裴媛媛没了赶集时拾掇的兴致，蓬着头，趿着鞋，屋里屋外地忙着给丁丁和丁冬弄早饭，嘴里喋喋不休地唠叨着：“几根黄毛，梳了一早。”“懒断筋的东西，总有一天要睡死在床上。”“两个讨债鬼。”

丁冬依旧悠悠地梳着头，丁丁依旧把头闷在被窝里，由着裴媛媛把那宁静的早晨唠叨碎了。

丁冬在河岸梳头，只是打的幌子，她是在等待镇中学体育老师李景松的到来。李景松天天晨跑，沿着街道跑回小镇，绕过镇外的田野，又汗淋淋地跑回小镇。

【编者按】曹文芳，女，1966年出生，盐都区中兴街道人，中国儿童文学作家，我国当代著名作家。1985年毕业于盐城师范学校，后到师范学校做舞蹈教师，现为盐都区幼儿园教师、盐都区作家协会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曾在《中国校园文学》、《东方少年》、台湾《民生报》等杂志发表小说和散文。著有水蜡烛系列长篇小说：《香蒲草》、《天空的天》、《丫丫的四季》、《栀子花香》、《荷叶水》、《云朵的夏天》。中篇小说《清溪镇》是曹文芳的一部精品力作。在这部小说里，曹文芳用水粉画般淡然的笔触，给读者描画了一个古镇的影像。照相馆、粮管所、食品站、文化站、学校、轮船码头等等，连缀成水乡小镇所特有的风景。镇上住着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，这里的一切都有着各自的灵气，他们鲜活自在地生活在一起。爱恨情仇、风流韵事、流言蜚语，和日子混合交织在一起，使得平淡如水的生活不时兴起一些波澜，但旋即又烟消云散。曹文芳试图用一种白描的手法捕捉细节，记录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，感叹人生既温馨又苍凉，岁月既匆促又悠长，以简单地叙述呈现一个复杂的世界。从今日起，本报将连载刊发曹文芳的中篇小说《清溪镇》。敬请读者关注！

清溪镇赶集的日子，河里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，一艘挨一艘，挤得看不到河水。人们吆喝着，把船上的肥猪向岸上赶；把鱼桶朝街上拎；把鸡鸭往街上捉……



连载